

# 女儿当自强

## ——女性与空间

每个人一天的生活穿梭于各种不同的公共空间中：自家公寓、社区巷弄、马路旁公车候车亭、学校校园、公司办公大楼、公园、黄昏市场等等，这些不同的空间因为我们频繁的使用而产生熟悉度，甚至有一种亲切感。行走其中，使用这些空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安全，因为很了解附近相关的地理环境，知道哪里什么时段有活动有人群；需要援助时，有哪些附近的商店人家可以求援。

可见，安全感常常是建立在对空间的充分认知，以及对环境的自信掌握上。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男女两性在空间中能够建立起多少安全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很大一部分和我们的社会的空间规划有直接关连，而空间规划则又和有关性别角色的偏见有关。

### 性别空间

从残障者发起呼吁社会一同创造无障碍的空间，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生活在人为设计的空间中，许多设计都是以社会中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模式为准，并没有把弱势族群的特别需求和处境考量进去。

同样的，社会中普遍对两性性别角色的设定是「男主外、女主

内」。女性被分配到私领域，活动范围一般以家庭以及住家附近的社区为主；男性则是负担主要的生计，所以被分配到公领域打拼，也就是在职场上奔波。以这种生活模式为基准，再加上绝大多数空间设计者皆为男性，我们不难发现生活环境里，尤其公共空间，通常都是男性思考逻辑下的产物。

这也就是说，在构想空间的时候，设计师是从自己（作为男人）的经验出发来进行设计，即使在为女性使用者设计空间时，也因为经验差距，而从男性立场出发来想像女性的需要，结果和女性的实际处境有极大差距。这样的设计结果不但为女性创造极为不便的空间使用（想想有多少女厕所是妳满意的？），而且也往往造成女性在某些空间里感觉浑身不自在，有容易被侵犯或遭受敌意的威胁感。更可怕的是，那些有犯罪企图的人很容易就在这种对女性不利的环境里，找到适合犯案的地点、位置。

空间正是在日常具体的使用中建立起它对使用者的心理影响来。空旷的广场中如果有一



群男性聚集，这里的空间讯息就告诉女人：这不是妳的地盘，女人不该来。这种经验和价值观，一旦结合了许多女人认为好女人不会没事在外面闲晃也不该抛头露面的传统道德观，就使得女性使用公

共空间的意愿大大降低。这不仅是因为外在空间设计的限制（空旷、幽暗等），也因为男性对女性使用公共空间的敌意态度（吹口哨、叫嚣，或认定为坏女人、浪荡女、行为不检点），更因为女性长久以来内化了男性道德判断的标准，连自己也限制自己的行动以达到应有的举止，以避免危险。但是女性的安全和自由行走公共空间的权力并没有因此得到增进，空间中不友善的设计和危险地带，并不因为女性限制自己的活动时间和范围就一一消失。不当的安排和设计，继续在危害女性以及其他使用这些空间的人。

#### 危险空间与情欲空间

缺乏安全意识和性别意识的空间设计，在校园中也随处可见。

每所学校的师生心中都有一份「校园危险地图」：哪些地方性骚扰最常发生、暴露狂经常出没；校园中入夜或平时很少人走动的荒凉地带；晚上留在学校上厕所很可怕，因为厕所总在最偏僻的边间；停车场和体育场又黑又大，很吓人；灌木丛、高乔木浓密的地方容易躲人，要小心……。

大家都说这些地点是校园安全的死角，说得人心惶惶的，但是仔细观察，男学生和女学生对这类说法或警告的反应大不相同。女生会紧张的铭记在心，这里那里最好都少去为妙；男生则仍然呼朋引伴在放学后留下来打球、打屁、练轮刀溜冰。不论校方有没有发现校园空间设计上的疏失，整体空间环境对女性的管制都如出一辙，女学生、女人都被迫要用消极的、自求多福的方式，来对应身边不安全而有敌意的环境。

女学生最容易感到恐惧和威胁，倒不是因为她们天生胆小，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所谓「胆量」，和空间的熟悉程度以及日常的锻炼有关，而女生在这两方面都因为性别成见而饱受限制。因此，女生之所以比较容易恐惧，不但是因为校园中的性骚扰或性侵害事件绝大多数以女性为加害对象，也因为女学生、女性对空间的切身感受没有受到重视。这方面的冷淡，表示大家都普遍认同空间设计中的概念——同意女人应该自我限制行动能力，乖乖待在家，不要进入公共生活领域，并且要求女人画地自限，不要经过男人聚集、使用的区域。这样的观念也使得男人对胆敢经过身边的女人口出秽言、不尊重、甚至侵犯，都变成无伤大雅的小事，这种轻蔑则更增加了女人在公共空间行走时的不安和挫折感。至于大家所熟知的公共女厕普遍不足，显然女性生理上的需要和特殊性（如厕次数较多、有月经周期、衣服整理须较长时间等等）都没有被考虑到。有些学校以为，男女厕所间数相同就代表了实际待遇的平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做法还是没有面对女性如厕时的具体需求。

由于一般学校警卫室的警力往往不足，而且也只是重点巡逻，稍有吓阻力而已，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学生的人身安全仍必须从检讨校园空间设计做起，使环境设计具有防御犯罪的功能。例如注意增强视觉上的透视性，增加校内各区域间视线的上的互见性，使人们在行走校园时可以辨识四周的路径和来人；或者增加照明，避免黄昏的灯光或明暗对比过于强烈，反而使行人成为显着的目标；或者加强零碎或闲置空地的利用，积极修改建筑边间楼梯或地下室的死角，不让它们成为罪犯藏身的所在；设置校园紧急通报直拨电

话，并标示清楚，以增加学生活动时的安全感，也方便在各区域活动的人彼此照应。

这些外在空间的改善多多少少或许都有助于提升学校的安全性，一旦校园环境改变了，学生的使用习惯也会跟着改变，慢慢地，学生在校园中活动觉得安全、舒服的范围就会越大。这种对空间的掌握，有助于她／他们受教的情绪，活动的心情，也增加他们与其他学生接触的机会。新的、经过检讨的空间设计也将使学生实地生活在尊重女性需求的空间里。

不过，黑暗隐蔽的空间未必就是危险空间，有时也是充满愉悦和探险的情欲空间。毕竟，一个完善的公共空间除了具有性别意识外，也必须具有性意识，也就是保留一些情欲的空间，让人在既安全但又有隐密的状态下享受情欲。如果一个公共空间由于缺乏安全的情欲空间，以致于人们为了追求情欲满足就被迫到危险的地方和恶劣的环境中去，那么这个空间的设计就是失败的。目前台湾很多公共空间的设计不但缺乏性别意识，也是反情欲的与异性恋中心的。

每所学校的师生心中除了一份「校园危险地图」外，还有一份「校园情欲地图」：哪些地方可以浪漫约会谈心、可以聊天赏月、可以认识相同性取向的人、可以暗中接吻爱抚、可以躲起来做爱。如果这两张地图是重迭的——也就是说，如果危险空间才是情欲空间，为求情欲只有冒险，或者如果情欲空间必定是危险空间，一有情欲活动就会招来各种窥视、监控、侵扰和危险——那么校园的设计就是失败的。故而，我们在消除校园的危险空间时，绝不能同时

也消除了情欲空间；否则只是让禁欲者假借安全之名，来消灭校园情欲而已。

由于情欲空间也要求安全，所以和消除危险空间并不矛盾，很多时候，安全的情欲空间可以轻易的被创造出来。例如成人改变自己对于青少年情欲活动的捕杀态度，时时呵护并支援青少年的情愫发展，鼓励他们多有经验，多学习求偶的艺术，多交换心得，甚至在夜间的时候，将人多地区或警卫室附近的空间转化以供情欲活动自在使用（像开放无照明的教室或设置隐蔽物的空间），这样的设计就可以消弭很多因为追求情欲而陷入不必要的危险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成人可以这样思考：究竟是要采取禁止隔离情欲的做法，把青少年驱逐到危险空间去，还是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安全的情欲空间，提供青少年具体的支援？

#### 校园——性别自强空间

学校之所以成为危险地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学生的使用意愿不够高。平时的校园总是和考试、焦虑、威权、训话、羞辱连在一起，规矩又多得不得了，权威人物比比皆是，这样的空间难怪学生不想待，于是他们在校的时间满怀不情愿的怨忿，一放学就跑到更好玩的休闲场所去。如果学校能够多鼓励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利用空间办各式各样的活动，而不是什么都管，什么都不可以，把校园搞得正经八百，谁都不想去，那么，我们的校园是有机会变成活力充沛，人声鼎沸的乐园的。这么一来，良币驱逐劣币，校园中的恶意骚扰或危险也会随之减少。

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女学生（甚至女老师）要积极的利用可利用的空间。学习站在高处看地形、路径的曲折分布、方位的概念，积极学习认识身处四周的环境、积极参与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多和胆大自在的女生交朋友，也和校中其他同学发展各种串连的关系，以便借着他们的带领和帮助，对不熟悉而陌生的事物和地点发展掌握或拓展活动的范围。向外伸展开拓，是克服性别劣势的必经途径，女人、女学生只有不断尝试发展出这种能力，才能真正自保。而在这些方面，老师们所表现的支援和鼓励是绝对必要的元素。毕竟，对学生交友恋爱的活动以及他们自主打造校园的努力加以肯定按鼓励，恐怕正是转化危险校园空间的最有效办法。（吴育璘、何春蕤）